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7.06.019

无力颓废与抵抗消解

——网络“丧文化”现象解读

施 蕾^{1 2}

(1.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福建师范大学新闻中心,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 网络“丧文化”不是一个严格的命名,它笼统地指称一种流行于网络社交媒体的亚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主要表现是一些80后、90后的年青人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用充满颓废和哀伤的表情包、图片、视频、文字,来表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绝望的生存状态。“丧文化”现象的代表符号有“葛优躺”、“北京瘫”、网红青蛙PEPE、四肢的咸鱼、日本卡通形象懒蛋蛋、马男波杰克,以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等。这些符号无一例外都是在传递一种“我已经是个废物”的颓废自嘲式信息。这种现象与屌丝、杀马特、直播等网络亚文化一起构成当代社会青年的心理和文化景观。目前这种以颓废气质为标榜的“丧文化”,正通过各种媒体终端和社交网站,迅速进入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在一部分年轻人中引起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 “丧文化”; 颓废; 亚文化; 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7)06-0168-07

2016年,“北京瘫”一词搭配着葛优在《编辑部的故事》中瘫在沙发上的剧照,红遍网络。照片中,葛优斜靠在沙发上,眼神空洞、外表邋遢、肌肉松弛、神情颓废,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该图搭配上各种文字,如“别理我,我废柴了”、“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躺尸到死亡”、“颓废到忧伤”等,一时间红遍各大社交网络,成为2016年终盘点的热词之一。在年轻人身上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被称为“丧”。除了北京瘫外,还有网红青蛙Pepe的强颜欢笑、日本漫画形象懒蛋蛋的随时瘫软、四肢的咸鱼眼角的泪等等,都是“丧文化”现象的代表符号^①。这种“丧文化”现象通过各种媒体终端和社交网站,迅速进入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在一部分年轻人中引起广泛的影响。

一、网络“丧文化”现象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信息爆炸的社会中,想要考据出“丧文化”现象出现的具体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目前的资料来看,能够确定的是“丧文化”现象首次跃入中国大众眼帘是由于“北京瘫”的流行。2016年7月,歌手大张伟在北京卫视文艺频道“光荣绽放”节目访谈中,提到北京人与外地人在坐姿方面的不同,说北京人坐没坐相,喜欢瘫在椅子上,整个人出溜下去,拿肚子当桌子。节目播出后,大张伟在节目中示范的北京人瘫在座椅上的坐姿被网友戏称为“北京瘫”,这种充

收稿日期: 2017-05-04

作者简介: 施蕾,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新闻中心实验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文化研究。

① 新周刊《2016十大关键词》<http://mp.weixin.qq.com/s/h7GfH9DetIUCYyPFDUYh9g>

满颓废和沮丧的姿势引起了网友的关注。与“北京瘫”有关的合成图片,配上各种颓废文字,迅速走红社交媒体。几天之后,在这场关于“北京瘫”的大讨论中人们发现,葛优在1993年播出的《我爱我家》中客串人物季春生的剧照,正是这种“北京瘫”动作的典型呈现。在剧中,季春生是个外表邋遢、游手好闲、不想奋斗而在贾家蹭吃蹭喝的“废物式”青年。因为这个瘫在沙发上的坐姿和颓废、绝望、悲观、生无可恋的“丧”气质,葛优在剧中的形象被迫认为是“北京瘫”的鼻祖。至此,“北京瘫”和“葛优躺”化身为加上各种颓废文字的表情包,成为颓废的代名词,流行于年轻人的日常聊天和社交生活中,一场以表情包为武器的“比废大战”拉开序幕。

而这一以颓废和自嘲为目的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早在2009年,一只眼睛含着眼泪、随时随地要哭出来的青蛙形象,已经在海外流行起来。这只青蛙是Matt Furie的绘画作品《Pepe the frog》里的主人公pepe,它嘴角下垂、表情悲伤、大眼睛充满眼泪的沮丧表情,赢得许多网友共鸣。这只青蛙最早走红于美国的讨论版网站4chan,与日本的2chan网站一样,它们是御宅族的网络基地,这个网站与目前英文互联网的许多网络文化现象相关,诸多英文网络流行文化也源于此。在这些网站上,御宅族们通过匿名的方式,对青蛙形象进行再创造,搭配各种文字,进行各种自嘲或相互调侃,成为网络“比惨”大赛的重要道具。另一个被网友调侃为“丧歌天后”的美国歌手Lana del Rey,以黑暗、压抑的曲风风靡于网络青年中,她的歌曲涉及同性恋、消费主义、讽刺、黑帮、妓女等意象。在亚文化大国日本,各种一听片名就很“丧”的影视作品也大量出现,如《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不求上进的玉子》《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等作品的剧情、立意和台词无不表现出一种绝望的气质。

此外,还有颓废的坐在椅子上,配上文字“我差不多是条咸鱼了”的四脚咸鱼形象;来自日本早间新闻小短剧的主人公懒蛋蛋,以“干嘛、鬼知道、不想动、反正都是要被吃掉”的口头禅表达消极厌世的价值;作为一个过气明星,整天忧郁迷惘,日常生活充满了不断攻击与被攻击的马男波杰克;以一本正经的方式吟唱“月抛戴了两年半、十八天都没有卸妆”、“不想加班”的合唱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都试图以颓废的态度、自嘲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失望和悲观。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种流行于网络的“丧文化”现象背后究竟隐藏了些什么?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丧”这种颓废的宣泄情绪的方式?

二、无力的颓废

“丧文化”现象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只是一些表情包、视频、歌曲、影视剧的流行。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它的背后汇聚了社会心理、现实背景、媒介传播等因素的复杂纠葛。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这种现象传递出的重要姿态:颓废。到底何为颓废?人们并不是从“丧文化”现象流行开始才关注颓废,颓废作为现代性的五种面孔之一,早已有之。颓废在西方早就是一个相当确凿的艺术概念,马泰·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这样描述颓废:颓废的概念也许像人本身一样古老,几乎所有的古代民族都熟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颓废神话,时间的破坏性和没落的宿命属于所有神话—宗教传统都拥有的重要主题。在古代人那里,时间被当成一个衰退过程来经验,他们把变化看作是从一种理想的状态中堕落,颓废成为他们感知世界的法则,持续进步的概念在他们那里闻所未闻。然而,现代意义上的颓废,却是与现代性的进步绑在一起的。“现代意义上的颓废表现为一种对现代社会的敏锐而不安的紧迫感,是一种独特的危机,这种危机感导致内心不安,导致一种自我审查、全力以赴和做出重大放弃的需要。这使得颓废与现代性进步的观念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复杂性关

系: 颓废即进步、进步即颓废”^①。

多数文学史家认为, 现代美学中的颓废概念源于浪漫主义。正是浪漫派对个人个性的追求、对想象力的强调和对理性的不信任, 滋生了进步的反面: 颓废。启蒙理性所带来的自由、个人主义、进步等观念, 统统被推翻。这种美学现代性的践行者认为现代社会正在走向一场异化人类的大灾难, 它从根本上对立于社会现代性以及其关于无限进步、民主、文明的承诺。在颓废艺术家们看来, 这类许诺蛊惑人心, 人们纷纷借助其逃避日益异化的精神世界和非人化的可怕现实。而颓废艺术, 则正是以进步的反面姿态来直击社会痛处, 以陌生化的体验唤起人们的精神自觉, 颓废艺术最激动人心的是在于它本身所隐含的对社会现代性的审美批判。于是我们看到, 中外文艺史上与颓废有关的艺术作品层见迭出。外国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作家, 通过对人的内心、社会异化现象的描述来揭示社会现代性的虚假。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从塞万提斯、爱伦·坡、卡夫卡、普鲁斯特、魏尔伦到王尔德, 现代主义作家用隐喻、象征、梦幻、变形、荒诞、意识流、夸张和异化的陌生体验来反抗社会现代性的庸俗, 表达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这一艺术形式也席卷艺术文化的其他领域, 如绘画史上表现主义、象征主义, 音乐艺术中的朋克、摇滚等艺术形式, 都试图用艺术手段和审美形式来反抗外在世界的异化, 反抗时间和历史的发展, 对偏重科技发展和对理性进步观念继续乐观的启蒙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因此, 颓废根植于现代性之中, “颓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扮演边缘角色, 但它是和现代文学和历史中的关键问题, 所谓现代性和因之而产生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密不可分的”^②。“以颓废派自居的艺术家和作家, 在道德和美学上都有意识地、招摇地培养了一种自我间离的风格, 以此来对抗多数资产阶级自以为是的人性论和庸俗主义”^③。就此而言, 文学上的颓废主义也和文学上的先锋主义密切相关。颓废的外表携带着的是激进的姿态和内涵, 这是颓废的精神含义。在中国文学史上, 鲁迅几篇比较颓唐的小说和散文诗《野草》中对现代性的呐喊与彷徨、徐志摩对波德莱尔诗作的翻译、邵洵美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和出版、叶灵凤小说中浮执颓废的人物形象, 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中的郁达夫、穆时英、刘呐鸥、李金发等, 都散发着颓废、浪漫、反抗的现代气质。

在社会现象方面, 欧美等西方国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不断涌现的青年亚文化, 如朋克、无赖青年、光头党、垮掉的一代、摩登族、嬉皮士、雅皮士等也从不同角度和方式来呈现自身的颓废特质, 通过象征性的抵抗形式, 在获得群体认同的同时表达对主流文化的不满和颠覆。朋克通过尖锐摇滚的曲风、拼接混搭的服装风格、大胆前卫的表演形式, 加上对文学先锋和地下电影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世俗美学与极致美学的借用, 营造出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 用以和主流文化进行颇具政治意味的对抗。衣服上的破洞、反叛的姿态、饥饿的神情都表达了朋克一族的“自我流放”状态。“嬉皮士是一种典型的下层阶级中的花花公子, 打扮的像个坏蛋, 做出一副冷酷而理性的姿态, 渴望得到生活中更美好的事物, 而垮掉的一代则是一些满腔热情的中产阶级大学生, 被城市和文化所窒息, 希望能够去往远离尘嚣、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④。颓废无所不在, 成为反抗政治的民间姿态。当代社会, 文化作为一种“匿名的意识形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最世俗的仪式中留下自己的烙印。“意识形态则作为结构强加于绝大多数人, 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作为被感知、被接收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 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⑤。而亚文化现象则在这场文化霸权的争夺中, 以风格化建构出一种另类的认同, 在象征层面上向意识形态的“不可避免性”与“自然性”发起挑

① [美] 马泰·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年, 第155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49页。

③ 李欧梵《上海摩登》,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247页。

④ [美] 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第60页。

⑤ [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年, 第202-203页。

战。青年亚文化群体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将社会矛盾以可视的方式通过行动直接地表达出来，引起社会的“道德恐慌”，倒逼主流意识形态，以期完成文化霸权的动态平衡。

以颓废自我标榜的网络“丧文化”现象，是哪一种颓废呢？“丧文化”现象以瘫着有气无力的姿势躺在沙发上、随时随地要哭出来的样子、努力已经没有用的绝望表情等符号形象出现在大众眼中。这些消极、绝望的行为停留在符号的层面上，既不诉诸于行动，也未见诸于精神。颓废所倚仗的间离、陌生化等手段，意在警醒世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遮蔽。而“丧文化”现象的种种符号，所表征的内容恰恰是对置身于其中世界的确认。“进入21世纪，究竟是继续30年来的改革开放，坚守人类的普世价值，融入全球主流文明，还是寻求独特的中国价值，为世界提供一个另类的现代性”^①？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给某些群体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负面的后果：价值观念的缺失、贫富差距间的鸿沟、社会阶层的固化、消费社会的异化、去中心的碎片化等，使得处于现代社会语境中的中国人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认同危机。价值虚无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赤裸的拜金主义弥漫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社会阶层的固化阻挡住了上升的通道，社会流动趋缓，凭借自身努力跨越阶级、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房价、就业、生活环境、学历贬值、赡养父母、二胎等带来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年轻人的压力成倍叠加；消费主义社会的拜金属性和符号消费，使得年轻人迷失在各式各样符号建构的文化权力场中不能自拔。侈谈理想、逐利金钱、价值幻灭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生存写照。为什么付出努力却得不到回报，失败成为生活常态？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越走越艰难？他们在这种现实中迷失、迷惘，这是网络“丧文化”出现的社会语境。与现代性中的颓废内含反抗意识不同，“丧文化”的种种符号呈现为一种消费“颓废”的“亚文化资本”。借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理论，萨拉·桑顿提出“亚文化资本”概念，认为“当颓废和玩酷成为一种被时下青年所崇尚的亚文化资本时，会催生出一系列与颓废、玩酷相关联的文化产业链和场景”^②，这意味着颓废可能成为了某一群人的消费对象和表演内容，而不是反抗意识。“丧文化”现象通过文化消费得来的颓废感，更像是一种情绪表演。无论是网红青蛙pepe哭丧着的脸还是彩虹合唱团的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都是一种沮丧情绪的直白表达。如《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歌词“求你不要说出那句话/宝贝加班吧/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我才不累不累/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戴了两年半/作息紊乱我却越来越胖/我来征战北五环/我家住在龙回观/沙发是我港湾/肚子空空画饼做梦/如何放轻松”。网红日剧《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中，主人公谷口巧自诩为“家里蹲啃老族”，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瘫在家里看书、看电影，生活起居全靠母亲照顾。他表示自己是靠母亲生活的，以至于在母亲去世后，他为了找到另一张“长期饭票”硬着头皮和女性约会，希望寄生在未来妻子身上，最大的心愿是永远被人养着。这些风靡网络的文艺作品充满消极失望的情绪，不相信奋斗和努力，将自己视为社会中的失败者，奉行的是“努力未必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轻松”、“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不值得争取的”人生哲学。经由文化消费引起共鸣，“丧文化”现象将问题的矛头由对外转向对内，以自我放逐式的沮丧情绪代替反抗姿态。“丧文化”现象所标榜的颓废，是一种消费式的“颓废”，是充满无力感的情绪表演，与颓废的应有之意大相径庭。

三、抵抗的消解

与传统研究视野中的亚文化不同，网络亚文化的后现代特性是它最令人瞩目的焦点。网络亚文化

^① 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

^② [英]安迪·班尼特、基恩·哈恩编《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兴起而形成一种新生代文化,身上烙印着互联网世界的特点:草根、自由。人们可以在网络世界里通过恶搞、自嘲、戏说、拼贴、无厘头等方法,不加束缚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和观点,通过技术变革达成群体自嘲和网络狂欢,彰显着对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反叛精神。网络亚文化通过我行我素、戏谑诙谐的方式表达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抗、消解,以狂欢的姿态重塑新的群体角色,建构一种与主流文化迥异的网络亚文化生态。这种去中心化、平面化、复制性、娱乐性的文化特点,与后现代精神在文化上有着内在的逻辑契合。其中,群体性自嘲成为各种网络亚文化表达自身姿态的一种话语策略,通过自嘲演绎众声喧哗的网络狂欢。“通过摆脱一切常规的束缚,人们尽情狂欢,以达到消除日常规范压迫和重建生存希望的目的,从中可获得一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审美体验”^①。“狂欢广场式的自由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②。网络世界在气质上恰恰契合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的广场”,网民们恣意地虚构符号、嘲笑任何形式的僵化,呈现出赤裸裸的后现代特质的狂欢哲学。

在“丧文化”现象的沮丧蔓延网络之前,中国的网络亚文化现象中被讨论最多的是“屌丝”。“屌丝”是一大批在当今社会激烈竞争中处于弱势的青年对自己的自嘲性称呼,认为自己是“高富帅”这批人的对比物,呈现出“矮矬穷”的特点。他们嘲讽自己出身卑微、长相丑陋、没钱没势,在升学、工作、晋升、地位、权力、爱情等种种方面都处于劣势,处处都被拥有资源、地位、金钱、颜值的“高富帅”碾压。通过自嘲和自我降格,他们建构起了具有“屌丝”风格群体的自我认同,用若无其事的恶搞、自我贬低和嘲讽来消解主流文化的严肃性。因此屌丝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一种具有内在反抗精神的网络亚文化。这种亚文化通过隐性的符号拼贴,以自嘲和自我贬低的方式,经由网络媒介,以边缘文化的立场表达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严肃性的间离和消解。如自诩为屌丝的青年,“正是通过网络和相关报道来进入屌丝这个角色,并以一种体验式表演来表现自我。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世界关于底层青年的不被重视、前途渺茫,甚至还有其带有戏谑的自轻自贱的愤怒”^③。隐藏在“屌丝”们狂欢姿态背后的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抵抗,“屌丝”现象内里蕴含着鲜明的反抗意指:我是屌丝,我要逆袭!在当今中国的文化景观里,特别是消费社会的电影叙事中,屌丝总是被叙述为两种故事形态。“一类是屌丝实现逆袭的梦幻,屌丝无法通过正常的手段逆袭,只能借助非常手段,比如腹黑术才能获得成功。另一类屌丝无法逆袭的故事,叙述屌丝在经历一番打拼之后,放弃理想和梦想接受现实的故事”^④。无论是否逆袭成功,希望逆袭的意旨是相当明确的。它通过一种逆反的姿态,在承受社会压力和被忽视后去向主流文化寻求认同,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诉求,想要得到另一种满足的方式。另一个得到众多学者关注的网络亚文化现象是“杀马特”。杀马特是英文单词“smart”的音译,指称生活于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多为中学或职业院校毕业,进入乡镇或城乡结合部工作,所从事专业大部分是理发店员工、服务员、保安、建筑工人等,喜好网络流行口水歌、穿着新潮款式的地摊货、用山寨手机自拍、努力把自己打扮成更酷更拽的奇异造型,经常以发型夸张、穿着怪异、浓妆艳抹的形象呈现于人前。在对smart这个源于国外的视觉系摇滚风格的拙劣模仿中,“杀马特”这个群体通过QQ空间、cosplay等活动,形成了具有“家族化”特征的认同群体。然而在以消费能力为社会地位表征的消费社会中,“杀马特”群体其实是无购买力的“新穷人”。他们经济上的窘迫,使他们无法通过消费、购买的行为跻身主流群体,只能通过山寨、模仿、

①②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复调小说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57、184页。

③ 郝雨、路阳《屌丝现象的亚文化解读与反思》,《新闻界》2013年第10期。

④ 张慧瑜《时代的石头——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经验》,《艺术广角》2017年第1期。

奇装异服、建构网络文化社区的方式寻找身份认同。处于社会底层和弱势的“杀马特”群体，试图通过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身体形象来实现自我表述和自我言说，是新生代农民工以自己的审美趣味和道德标准去争夺文化权力的一种尝试。这两种网络亚文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契合后现代的狂欢哲学，从群体性自嘲、集体围观的屌丝到招摇过市、极度张扬的杀马特，都在狂欢中或多或少的缓解了自身的认同焦虑。当然，最后这两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都未能逃离消费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收编。“屌丝”不断自嘲，“跪舔”高富帅，目的却是想成为高富帅。而“杀马特”的外观惊世骇俗，但内里最深的渴望仍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负担得起消费和享乐的生活。

然而，现在的网络亚文化发展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一些网络亚文化开始呈现出另一种与狂欢特质迥异的倾向：无力感和无聊。“丧文化”现象几乎是所有负能量的集合，运气差、压力大、不想学习、不想上班、上升无望、没有动力、得过且过等。它伴随着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挥之不去的内心压力蔓延开来，而且带有一种认清生活现状后的无力感，迫使你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和无法改变，并尝试用自嘲来进行和解。“丧文化”现象的兴起突出的表现在影视作品主题的日渐颓丧上，网络热门美剧动画片《马男波杰克》便是其中代表。主人公马男是一个过气的好莱坞明星，它自恋、懒惰、毫无自制力、遭遇事业危机，日常生活就是不断地攻击与被攻击。剧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台词“我讨厌我的人生，我等不及要去死了”、“我们不过是不起眼的瞬间而已，终有一日会被世人遗忘”、“都不是我的错，都是社会的错，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我做的所有事情都不会有结果”。在这部作品中，马男懒惰脆弱、好逸恶劳、不求上进、逃避责任，在试图证明自己时总是遭遇一次又一次失败，于是就一“丧”到底。辛酸和失意是整部片子的基调，告诉观众的人生哲学是：我们都是人生的失败者，永远都不会有机会成功。在弹幕中，观众频频表示“这就是我”、“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这么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生活中继续我们的拖延症，充满负能量的喝下这碗‘毒鸡汤’”、“人生不过如此，就这样废着烂着也没有什么不好”。通过无厘头、讽刺、黑色幽默、诙谐将人生的阴暗面一一展示，每集的结局都糟透了。然而，这样的“暗黑系”动画片却在中国的网络世界收获一大批拥趸。作为网络亚文化的一种，“丧文化”现象中，不论是微信斗图使用的“北京瘫”图片、网络社区比废大赛中惨兮兮的青蛙pepe表情包，还是边看边垂泪自怜的颓丧影视剧，都从试图营造“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变为“沉溺于无法改变的生活现状，一起沮丧到底”，反抗姿态被情绪宣泄所替代。自嘲的目的是与自我的内心沮丧达成和解，而不是掀起“摆脱一切常规的束缚”的网络狂欢。

因此我们发现，在当今网络世界的亚文化中，并不是所有的亚文化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意义。后亚文化研究显示，今天的亚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虚拟性、短暂性、碎片化、异质性和个人主义等特征。当代亚文化更多围绕个人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加以选择建构，后伯明翰时代的亚文化研究更多的关注“新的媒介传播和消费时代出现的各种更富流动性、虚拟表现性和混杂性的亚文化风格”^①。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总是围绕阶级、风格和意识形态的视点，无法完全解释当今网络亚文化现象流动性、变异性。失去了自身能够依附的现实社会基础，亚文化不再像伯明翰时期所提倡的那样，是以风格化的阶级、种族意识作为仪式抵抗的内涵。后亚文化研究发现，“青年亚文化有时强调的并不是抵抗，而恰恰是恪守常规。有些亚文化形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抵抗形式，充其量只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表达”^②，年轻人可能仅仅为了“娱乐”而扮演某种亚文化角色。这种研究方向的变化与网络技术带来的变革陈陈相因，“新技术的确是革命的，引发了一场正由互联网亚文化所承担的日常生活革命。

^① [英] 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编 《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② 马中红 《西方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走向》，《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但是它已经成为这样一场革命:也常常推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散播、激发个人意识、导致竞争、还助长了新型拜物教、新型奴役,以及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清晰认识和反思的新型统治”^①。因此,原来被赋予抵抗意义、阶层区分意义的亚文化群体,在符号消费王国里已再难觅踪迹了。虽然“丧文化”通过网络和自媒体广泛传播,经由“指尖效应”直达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深深地嵌入到个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深刻影响他们的语言、交往和行动,但在抵达年轻人日常生活尾部的时候,它的娱乐性、边缘性、开放性犹在,唯独抵抗性弱化乃至消失了。

除了“丧文化”现象之外,2016年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无疑是被资本收编的“无聊经济”代表——直播。“2016年,随着移动直播元年的开启,化妆、美容、旅行、逛街、吃饭、宠物等移动直播日常生活内容,惊人地与已有十年积累的歌舞才艺、恶搞吐槽、游戏讲解等传统直播内容平分秋色”^②。2016年7月11日,2016年第一网红papi酱在1小时25分的直播中,创造2000万人在线、1.13亿个赞、8家平台同步直播的纪录,而她直播的内容仅仅是一边吃夜宵一边回答观众问题。各大直播平台上层出不穷的诸如吃饭、卖萌、闲聊、哼歌、遛狗等各种无主题、无聊式的视频直播内容,却收获了一大批观众。虽然资本的收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大部分平台和主播是由于文化资本的转换能力而被吸引入场,但受众为何如此青睐这种无聊的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有人沉迷其中不惜一掷千金送礼物,仍然令人惊诧。

(责任编辑:陈颖)

① 陶东风、胡疆锋主编《亚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9页。

② 刘汉波《直播——视觉消费与权力隐喻》,《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A Study on the “Banzhi” (班直) Name of the Imperial Army in Song Dynasty

WANG Jun-ying

Abstract: The “Banzhi” (班直) name of the guard forces in Song Dynasty contains the deep soci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the “Ban” (班) armies were mutually independent and tied directly to the imperial army of Dianqian (殿前), but their rank were differ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Ban” as a unit may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ir work responsibilities. The origins of the “Zhi” (直) name were affected by the troubled society in the late Tang to Five Dynasties. Therefore, the “Banzhi” name of the imperial armies wa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during the Tang to Song dynasty, and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culture in that period, and so on.

The Management of Damaged Images of Stars and the Discussion about Stigmatization

ZHENG Yi-Yong

Abstract: Stars construct their personal images not only through building characters during artistic creations, but also through expanding their images during all kinds of occasions and ways. As public figures, crisis events will result in the damage of their images, even incriminating other groups and causing some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society. This text will take Chinese stars for example, beginning with their social roles and ident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ome crisis events in recent years which lead to the damage of stars' images to discuss following questions: the multiple factors which will cause different degrees of the image damaging; how to judge its extent of damage; how to carry out effective image management and how to regard the stigmatization phenomenon of stars and some other problems.

Powerless Decadence and Weakened resistance——A Research on the ChinaNetwork Subculture Phenomenon “sang”

SHI Lei

Abstract: The network phenomenon “sang” is not a strict name, which generally refers to a popular online social media subculture phenomenon.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some young people in the network used pictures, video and texts to express their hopeless life, a decadent desperate state of existence. The “sa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symbol like “Ge You-esque lying”, “Beijing Slouch”, Pepe the frog, Japanese cartoon image lazy egg, horseman BoJack, the pop song “Feeling the body was emptied” and so on. All these symbols are passing a message that “I am a wreck”. This phenomenon with the “loser”, “smart”, “live webcast” and other network subculture constitute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youth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